

史通註

七之九



庫	文	閣	内
元	九	漢	
函	二	天	書
架	一	冊	類
		號	八〇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280
冊數	6 (3)
函號	297 13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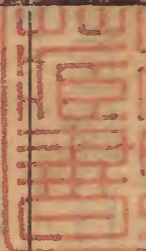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史通註



唐劉知幾子玄撰著

漢學文庫

明陳繼儒仲醇訂註

內篇

品藻
直言

齒筆
鑒識

探願

品藻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薰蕕不同器臬鸞不比翼



有作形

卓是賊臣誰曰英雄

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
 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
 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為偶奚
 必差肩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
 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
 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
 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
 董竝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粗得其倫亦有厥
 類衆夥宜為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
 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按
 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
 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
 類於其叙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為
 等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中弓
 竝在第二等曾參冉有竝在第三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
 三甥聃甥驪甥養甥欲殺之鄧侯不許卒亾鄧國今定鄧侯
 入下愚之上卽第七等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戾持此致尤
 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

三甥卑竟在

鄧侯上秦武

陽自當居刑

卿木

高漸離刑

秦武陽詳記

刺客傳

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諸

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二甥皆在第六等

而已哉又其叙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為上陽處父

次之士會為下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四等士會在第五等其述燕之

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武陽居末高漸離在第五

等荆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六等斯竝是非脊亂善惡紛拏或珍瓊

醜而賤璠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為監欲誰欺

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誦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

論其姦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叙之不列佞幸楊王

真狂狷決不

悖禮子恣

識狷

揚王孫淫

七卷朱雲淫

六卷

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

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

傳諸如此繆其累實多按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

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

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

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又稽

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

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

俗也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斜驅馳六籍漸

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竝可甄錄
 夫回瑗是棄而揚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百
 也爰及近代史臣所著求其乖失亦徃徃而有借如
 陽瓚劾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
 歟劉謂劉康祖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唯寄編於索

珍史作真類
類音器

虜篇內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群
 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頰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

文苑當作文
學隨書名

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臬感竝列隋世
古謂楊玄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隋書
感為臬感列王

類在文苑傳 吉士為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

龐萌許五卷

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
 萌曹公則見欺於徐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照然可
 見不假許郭之深鑿裴王之妙答而作者存諸簡牘
 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
 申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明上智中庸
 等差有叙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究為不
 朽者矣宛吳本作鬱
按詩當作苑
 評曰漸離荆軻秦武陽當共列刺客江克息夫躬

石顯當同傳佞幸強生分別此孟堅之失也若伯
牛曾參無大軒輊雍也不佞求非吾徒一進一退
原不甚錯至於顏氏庶幾伯玉君子附名魯論便
足千秋何籍於稽康何榮於高士董揚卽賢豈侔
顏蘧比而言之恐亦非倫光武嘗稱龐萌爲社稷
臣已而連和董憲誠爲受誤徐邈清通始終勿欺
中聖一語不過醉後戲言而可謂欺孟德乎擬邈
於萌奚翅霄壤史通此篇大是確論而擬議如斯
信品藻爲難

評曰古今人表張晏糾之云老子與文伯之母第
四田單魯連藺相如第五而大姬巫臣寺人孟子
乃在第三嫪毐昏淫不列下愚而在第七其言謹
矣不獨鄧侯三甥荆軻武陽之失已也今細考之
猶有霄壤相懸者史記稱摯不善通鑑稱摯荒淫
胡爲與臯夔伊尹夷齊同列第二崔杼慶封齊魯
弑君之賊奈何與孔文子闕黨童子同列第七商
紂宜列第九而武庚可怨田恒倖列第八而子我
可疑晉靈公居九而起穿第八則臣可弑君隱桓

嫪音躬毐友
毒音酷毐嫪
姓毒字

與子羽同列第九則弟可弒兄叔梁紇先師聖父
 乃置第六與巫臣吳起同輩曾不得比於絳縣老
 人優孟王人弄兒乃置第四與呂侯君牙比肩乃
 遂躡於魯公伯禽如斯繆戾不可枚舉孟堅之失
 此表為甚

商臣楚成王太子也弒成王自立故曰南蠻冒頓
 匈奴單于頭曼太子也弒頭曼自立故曰北狄二
 人者皆弒父之賊故世稱悖逆曼讀瞞冒頓讀墨
 特或讀墨咄

陽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後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

晉悼公使彘恭子

彘恭子士魴

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

之季文子之母弟也

季少子也武子士會文子士燮也母弟同母弟也

武

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
 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
 屏其宗

左僖二十八晉文公圍曹殺顛頡以狗于師立舟
 之僑以為戎右

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

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紉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忻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以金子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竝忘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遂去而東走投河而

評曰秋胡之妻始不改節於桑園貞也既不詭隨於金夫烈也投川雖云太過顧影自是無媿子玄乃鄙之爲頑人悍婦寃矣

晏子春秋公孫棲田開疆古野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可也公孫棲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

史通記 卷七
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忍亦契領而死
曹娥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三年五月
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
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
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
立碑焉

邯鄲江克字次倩河內息夫躬字子微克幸於武
帝造巫蠱殺太子尋夷三族躬幸於哀帝作姦誅
東平王尋詔獄死母弃市家徙合浦

濟南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爲人巧慧習事能
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

南史彭城劉康祖宋左軍將軍元嘉二十七年與
魏永昌王戰於尉流血沒踝矢中頭而死魏人傳
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

餘杭卜天與宋廣威將軍元凶入弒事變倉卒天
與不暇披甲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
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
戰竝死

宋永初三年十一月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爲虜所殺

丹陽紀僧真事齊高帝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跡名至是報荅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建元初高帝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爲建威將軍尋武帝崩僧真號泣思慕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內史卒于官

王頰字景文僧辯之子頰之弟也仕隋爲漢王諒叅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頰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反多頰計也頰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頰戰敗自殺

評曰王頰附楊諒不得爲貞士李延壽隋書附孝行傳以兄頰發陳之陵報父之讐爲孝子因及之也史通謂宜附諒傳中良是魏徵列在文學與詞人共編非臬感楊玄感旣誅煬帝賜玄感姓臬氏

非謂隋世以玄感為梟感也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和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能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况史之為務申以勸誠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

吳本作行曲
自隕小人

害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兩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

渭曲渭濱也
聖賢陵墓也

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
 金有時獲寶按金行在曆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
 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
 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干寶虞預各
 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生達之說抽
 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
 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叙
 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按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墮鄴
 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
 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
 折不為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
 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
 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夫王沉魏書假回邪以
 竊位蕭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
 未足喻其高下也

蕭統是昭明
太子元末作
燕史疑是董
統或另有一
蕭統邪

評曰此篇序古今史臣之直佞進南董韋崔馬遷
 張孫習宋王劭而退陳壽王隱干寶虞預王沉蕭
 統夫宋孝王與尉遲迴同死猶可言也王劭剖析

符命曲媚開皇而列之南董于寶直書成濟抽戈
而移之鑿齒誠所未解自唐以來吳兢不殉張說
之請韓愈直書中禁之事庶幾近之此外亾聞
後漢書順帝之末京都童謡曰直如弦死道邊曲
如鈎反封侯是時太尉李固以直言幽斃于獄暴
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樂鄉侯司徒趙戒厨亭侯
司空袁湯安國亭侯

左宣二秋九月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
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
然對曰子爲正卿亾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感其我之謂矣孔
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
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
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
弟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
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
以往將復書之聞旣書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魏王肅曰武帝聞司馬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

魏氏春秋王業不偏安之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松之注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

評曰習鑿齒漢晉春秋帝自討文王賈充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劔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前刺帝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于寶晉紀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爲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然則抽戈犯蹕之言出自于紀不出習書于玄乃謂于寶栖毫靡述鑿齒近古遺直何其厚誣于也

魏氏春秋戊子夜帝自將宄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

尤而隴切散也

文王

魏氏春秋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
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
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僊人騎之其一
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
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
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
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
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
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字彗之
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鷄象

搜神記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
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
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
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
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
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秦始三年張掖太
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

金行在
曆謂此

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
憤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
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
行曰金當取之

漢晉春秋氏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
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
盡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珎之象皆隆起
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
爲計以蒼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滿馬至晉初其文
愈明馬象皆與徽如玉

漢晉春秋丞相亮卒楊儀等整軍而去百姓奔告
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
者宣王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
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
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踈既辨
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畧外

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射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已讐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以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畧廣異聞用標先覺按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卽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讐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設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于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

沈攸也

書事不

忠之臣也

聖受金事

顯彼得也

子比論

聖公更始字

伯升劉縯字

光武兄也為

更始所害

史通記

云蜀無史職故灾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群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何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竝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已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于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讐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緇素難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夫史之

夫史之與筆至主人之甚平吳本在鑑識篇

伯起魏收字重穎李直藥字
吳錄曰顧雍字元歎言為慈雍之所歎因以為字焉

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負罪為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亾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若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以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名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

之耻不然何惡直醜正盜僧主人之甚乎蓋霜雪交
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
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
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
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
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
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
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群公所撰近古
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
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
多爽寔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
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爲用
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
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
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矣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
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已高下在
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寔錄不亦難
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符生堅兄爲
堅所弒

沈約謚隱侯

此篇恐有脫誤未能盡解

評曰王沉不忠於魏故甄孫之貶濫述其詔彰曹
醜也陸機既降於晉故諸葛之拒虛張其鋒美懿
功也佞人執筆顛倒如是若孟堅承祚猶有可疑
劉允濟有言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史通亦云惟王
伯厚曰受金事未詳予考三國志壽傳丁廙有盛
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
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
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

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
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但丁儀上亦有或
云二字或之者疑之也恐亦未可盡信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爲
皇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
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叅醫藥事

河間董承獻帝舅也爲車騎將軍曹操迎帝都許
承見操舉動陰念曰拒虎投狼奈何尋受帝密詔
誅操因與昭烈合謀事洩被害昭烈遂據下邳不

還

京兆金禕字德禕與大醫令吉本少府耿紀司直
韋晃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
爲丞相掾曹操甚敬異之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
禕慷慨有日磬風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昭烈事
敗操收紀晃等將殺之紀呼曹操名曰恨吾不自
主意竟爲羣兒所誤耳與晃等皆死

聞喜母丘儉字仲恭爲鎮東都督揚州文欽曹爽
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儉以計厚待欽情好
歡洽正元二年稱太后詔罪狀司馬師舉兵討之
兵敗儉死欽亾入吳

琅琊諸葛誕字公休都督揚州守壽春與吳連和
合文欽討司馬昭兵敗誕死之

評曰公休孔明從弟也人言諸葛伯仲蜀得其龍
吳得其虎魏得其犬虎子瑜而犬公休殊非其倫
孔明祁山拒懿公休壽春討昭忠肝義舉與亮何
異予謂三葛亮爲上誕次之瑾又次之

陽夏袁粲字景倩宋尚書令蕭道成將受禪粲率

兵攻之不克臨刑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
 兩畢今便歸魂墳隴永就丘山人人莫不隕涕
 評曰宋之忠臣有劉康祖袁粲無劉康名且劉康
 祖死劬之難袁粲死齊之禪今槩謂齊興而有劉
 康袁粲似謂劉康祖亦死於齊劉與袁不同時亦
 不同難史通何以不曰袁粲劉彥節乎

李百藥字重規父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
 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德林遂字公
 輔歷官上儀同子玄所云亾考未達公輔相加者
 以此

字出大若未詳
 顧雍字元歎蔡伯喈異之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
 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
 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
 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
 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况史傳爲文淵源廣博

休一作休
字不通本
欠安當其本
字墨守意
半之義否
攻如墨守之
守城也

學者苟不能探頤索隱致遠鈎深烏足以辯其利害
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爲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
列于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
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竝生論才則同體彼二
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體殊年代
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
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
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鑑也逮史漢
繼作踵武相承王克著書旣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
又劣固而優遷王克謂彪文意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爲甲以太史公爲乙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爲勝余以爲史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一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必矣然此一書雖互有修短遞有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爲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亾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旣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爲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推漢史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按弘非劉氏而竊

呂后名雉

悅云字野雞

顏師古云

鸞

成周成王也

書曰公將不

利於孺子

本作序錄

歷說諸

養漢宮時天下無君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刊攝正之年厲亾流彘曆紀共和之日而周邵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錄歷序諸家晉史其略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叙事也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彫章縹

有疑

評曰按史記少帝初名子山爲襄城侯後改常山王更名義後爲帝更名弘及漢文至長安舍代邸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代王入夜有司誅少帝於舍少帝始未如此劉軌思乃欲爲本紀可乎子玄駁之良是帝以共和爲譬竊所未了共和共伯和也厲王之難諸侯立和爲天子十四年比宣王立共伯歸國史記周召共理國事之說無據以此喻少帝殊

爲不類

陳氏曰漢司空掾任城何休字邵公爲太傅陳蕃屬蕃敗坐禁錮作公羊詁解十二卷覃思不窺門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

吳本曲筆一段在射奏下

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旣而梅氏寫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烟燼火滅泥沉雨絕安有歿而不朽

梅願杜預

揚名於後世者乎

按曲筆篇流汗刮席下便寫至如朝廷止言多爽
實凡三十七字蓋史之爲用也上絕不屬鑑識篇
不可同年下云故知割席不敢視云云割席疑承
刮席爲文逮漢史繼作上亦不屬其後文多雜亂
難爲章句始知其爲錯簡因加訂正如此此書外
篇別有點頌云回易數字加足片言分布得所彌
縫無闕寔公言也故敢如例云爾是歲嘉靖己未
秋七月旣望雲間陸深謹識

謂公羊爲賣餅家數與嚴幹共辨折長短

上虞王克字仲任師事班彪著論衡八十五篇袁
崧書曰克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
之恒祕玩以爲談助

南陽張輔字世偉晉御史中丞嘗著論班馬云遷
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固
叙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
良史述事善足以勸惡足以監人道之常中流小
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

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旣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
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
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叙實
錄則隱核名檢此遷所以稱良史也又論曹操不
及劉備樂毅減於葛亮詞多不載

勃海劉軌思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
同郡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軌思仕齊位國
子博士

劉祥字休徵播子也周車騎大將軍初播撰梁典
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祥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
乎祥修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魏志東平劉禎字公幹少有學太祖辟丞相掾屬
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命甄氏出拜坐中皆伏禎
獨平視太祖聞之收禎減死輸作著文賦數十篇

探賸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亂
由是書編典詰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
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

獲音脚傳也
華莫罪切因
每章名說文
馬華也又音
茂又音梅平
登與煤同

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
之後學其為繆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
以為感麟而作按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
聿修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為爽誤事則義包微婉
因攫莓而舛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者徒知
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為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
追論五史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
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
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
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
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
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
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為逾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
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
門葛盧之辨牛鳴鄰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
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
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
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

狄翟通用解
子注三卷

類音類

獨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持爲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馬遷之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爲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爲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旣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爲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

爲凡一作違

此二句足以盡操之罪

復何為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按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于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踈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踈魏而親蜀也

陳壽上書諸葛亮集云陛下邁蹤上古聖蕩然無記故雖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也

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亾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劉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俯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

考壽傳於三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為篡逆似未曾以劉為偽

齊倫當作齊倫

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按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逃彼東南更爲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魏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竝列愛惜之道豈若是邪且觀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惟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紆魏羞且東晉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

註誤也胡卦切

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賸或妄加同異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生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註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評曰此篇專論孫盛葛洪李德林檀道鸞魏收五子之失孫葛失之逾猶可言也李失之誣檀失之鑿魏失之悍其能追於子玄之擊乎但云孔子作春秋學者以爲感麟而作其說出公羊疏公羊以爲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孔子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按閔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言者故杜預左傳序有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數語則春秋之作在獲麟後也先儒有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杜元凱以爲妖妄胡安國以爲常理則春秋之作在獲麟前也二說俱不可知而子玄斷謂因攫苒而創詞攫苒事出呂覽

苒與煤同諸家皆以此說子玄當另有據
呂覽任數篇云孔子窮乎陳蔡之間黎藿不斟七
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
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
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
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
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目猶不
可信所持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
固不易矣延按苒與煤同攫煤事出呂氏春秋止
云命弟子記之未載因是而作春秋子玄云因攫
苒而創詞當另有據以俟再考

評曰李德林論陳壽黨蜀抑魏子玄駁之誠是愚
讀壽志評孟德云運籌演謀鞭撻宇內非常之人
超世之傑始終亾一貶辭何抑之有評玄德云有
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庶幾似之而又云機權幹略
不逮魏武何黨之有至評孔明一則曰亮寇天水
二則曰亮寇天水改元旣未踰年立國不置史官
則探抑之矣德林之說誠無所謂若習氏之書似

若有意相王一遇則云生平未見以此忤溫臨終
一書則謂典午繼漢猶知尊晉道鸞之說或當有
據
文十一魯敗翟于鹹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春其
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賈
逵曰子駒魯郭門名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
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
信二十九冬介葛盧復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
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襄十四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
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
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對曰昔秦人負恃其
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
是四嶽之裔胃也母是翦弃賜我南鄙之田狐狸
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剪其荆棘驅其狐狸豺
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我諸戎
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
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膏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

使卽事于會成愷悌也

襄陽習鑿齒字彥威滎陽太守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愍帝其於三國時帝蜀以宗室爲正以魏爲篡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亾而晉始興引世祖諱炎興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

高平檀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評曰趙王名倫非齊倫也齊王罔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賈后南風淫悍失德張華作女史箴以諷而二子俱不免其身乃知竭力危邦宣誠庸主竟何益哉

宋書符瑞志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烟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往視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邪兒曰見一禽巨如羔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

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
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
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亾赤氣起大
耀與玄丘制命帝卯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旣成
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
洛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
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
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
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
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延按宋書出沈隱侯筆芻
兒摘麟事甚竒隱侯博洽當有所據故拜載之備

考

明陳繼儒仲游詩注

內篇

史通註 終

史通註

卷七

三五

史通註

卷四 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 誠已備天乃洪

泉蘇魏事其音劉劉軒命當有復軒姑拜憐之

在練外字禾于天下眼或楚宋書出於劉劉筆

史通註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陳繼儒仲醇訂註

內篇

模擬 書事

人物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

叟楊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關朗則比跡於莊周

關朗字季明
北魏人文中

史通註

卷八

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
 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
 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
 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
 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
 為侯王日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擯抑馬
 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
 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
 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
 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
 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
 天子既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
 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
 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
 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
 晉師是討後子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
 忘亡豈江外被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滅亡乎以此
 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

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

以正月為正月以冬為春

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

考諸書紀年始

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

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

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

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

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

是曰春秋三傳並與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

書紀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

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

異也夫事無他謹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

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

也且史漢每于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

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

立政曰

師古曰呼其字

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

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今狐德

荼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

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夫上書其字而

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

△作繞

有姓上脫一
寺

治作備韓

子韓非子也

五蠹毀之

事有也

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承云蒼梧人嘗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為讓非讓道也又楊子法言曰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好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亦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栖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速肖者哉蓋左氏為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耻義當畧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

左傳上言羊

對下曰叔詳

未云子臧似

誤公孫儋字

子產桓玄字

敬道溫之孽

陳郡長平人

宋元嘉九年

拜尚書僕射

景仁小字

也

事文類聚張
亮武定初拜

心同也夫當時所叙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
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
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
子野宋畧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
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湛為元凶所
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
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
羊斟則下曰子臧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
至裴子野宋畧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
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
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辭絕句但
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
如裴子野宋畧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
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
楚武王欲伐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
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
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

大中大矣薛

淑常夢寐

山上掛絲以

壹亮曰古之

字山上絲幽

字也君其守

幽州乎歎口

果然

晉於邲詳

左傳宣十二

年

高季式字

通昂弟高歆

德將也真州

刺

異而心同也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
 取睠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
 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
 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
 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畧理
 甚照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
 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
 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觀其事矣至
 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
 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奮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
 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
 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二史
 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
 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
 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
 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
 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直史此張子所以致譏
 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也

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
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
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
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評曰模擬一篇考究精詳議論確當蒼梧之讓守
株之說諸君不得辭矣嘗聞之雕龍曰楚之騷文
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詞此模辭者也雕龍
曰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此模
意者也模辭者優孟學叔敖言動敖也衣冠敖也

而實非敖也模意者慈石引針琥珀拾芥鉄石異
類珀芥異形而氣相通也故模辭者似模意者真
春秋質疑胡氏曰周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
月是也建子非春乃以夏時冠周月者此所謂行
夏之時而見諸行事之驗也余曰非也藉令建子
建丑而遂以子丑之月爲春則胡氏之說非也若
但以子丑之月爲歲首而仍以寅爲春則胡氏之
說亦非也何言乎以子丑之月爲春而胡氏之說
非也史伯璿曰行夏之時時者兼春夏秋冬而言

春秋質疑
叔揚于庭著

之者也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矣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爲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爲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異于夏則又何必曰行夏之時哉余按果如此說則是周人建子卽以子爲春而所謂春王正月者乃孔子從周而不變而杜預所謂所用之歷卽周正者此也安在其行夏之時而見諸行事之驗乎故曰建子建丑而遂以子丑之月爲春則胡氏之說非也何言乎以寅爲春而胡氏之說亦非也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沉曰商建丑故以十二月爲正三代雖正朔不同然至于紀月之數皆以寅爲首非獨蔡沉有是論也胡氏亦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明矣愚按果如此言是周人雖以子爲歲首而至于春夏秋冬則未嘗不以寅爲序初非以冬爲春春爲夏夏爲秋秋爲冬也至仲尼作春秋乃冠夏時于周月之上而以冬

爲春是本欲行夏之時而反紊亂天地四時之序
大不若建子建丑而仍以寅爲春者之爲妥矣故
曰以寅爲春而胡氏之說亦非也然余嘗考左傳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註曰冬至也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雷震電桓十有四年春正月
成元年二月無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定元年冬
十月隕霜殺菽皆以爲災而特書之則信乎以十
一月爲正月矣總之以冬爲春者乃魯史從周而
聖人因之而不變正所謂今用之吾從周者也至
于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則又斟酌百王所謂丘有
志焉而未之逮者與此正不相妨也以爲冠夏時
于周月之上則鑿矣按此楊職方于庭論與史通
月則周王之月同故詳書○昭帝立大將軍霍光
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李陵善遣陵故人隴西
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曰咄少卿良
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
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
少公歸易耳恐再辱柰何

伊婁穆代人弱冠為周文帳內親信以機辨見知
 歷中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周文望見
 悅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儀同
 三司

汜鄆地在襄
 城縣南華
 盟在五年

左傳成七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
 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
 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
 諸軍府成九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
 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

於人伶官也

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
 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
 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
 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
 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
 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
 使歸求成

東海徐湛之字孝源江湛為吏部尚書與湛之並
 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有疾湛之輒入侍醫藥

史通記 卷八
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議久不決與湛
之屏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秉
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弒之日其夕上與
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
及開見害

濟陽江湛字徽淵虜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
集議衆並謂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
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
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之殆將側倒劭又謂

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可以謝天
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異耳上將廢劭使
湛具詔草劭之入弒也湛直上省聞叫譟之聲乃
匿旁小屋中劭遣收之據窻受害意色不撓
評曰史通舊本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
按宋書劭止排江湛未排徐湛今正之

左宣二年斟爲宋華元御將戰元殺羊食士而不
及斟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
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

斟之食羊
斟即殺後
徐湛

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

困學紀聞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

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

子產之子始為國氏

致堂

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左桓六楚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

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少師侈

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遠于委反率音

律

宋書張暢字少微禕之子也孝武鎮彭城暢為長

史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燾南征遣使至小市

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

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

姓荅曰姓張孝伯曰張長史乎暢曰君何得見識

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城內有具思者嘗

在魏義恭使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餉物

慕容雋字宣英號第二子也永和五年僭燕王位

以弟恪為輔國將軍永和八年僭帝位恪字玄恭

號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鄴聞雋死曰中原可圖

號見

遠章能率且

七楚大夫瑕

隨地少師

大夫董正也

鬬伯比令尹

于文之父季

梁隨賢臣

叔輒哭之
于伯張

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憂方大耳

左昭二十一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

哭也八月叔輒卒

說苑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

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

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

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

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

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

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

士而非士者也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

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

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法之權則書

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

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

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

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朝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痛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爲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上知猶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蹤較後來之所失若王沉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糺擿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數

瘡音委瘡也

適卽搗

邪虛易聚
里之切流延
出貌

家見之矣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
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
郊而商生啓龍箴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
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圮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
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
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
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
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
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

漢書注四卷

王喬左慈廩君槃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
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
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諛小辯嗤鄙異
聞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
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沉酒左持
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茹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
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
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
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推而論之其尤

豨音殺喇大
足如鉞者痴
音加瘡痴也

盛君

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
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麇求諸尚書
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
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
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
以桓靈受社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
倍而史官徵其繆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
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
長經書其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

漢書注

邪即冒頓八

代孫虛聞權

導子也名稽

侯冊肅慎國

記云肅慎在

夫餘國東北

其言四矢弩

射四百步今

之蘇解國

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
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

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

秋之義

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
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

夫臣謁其君

子勤其父仰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

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

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

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

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

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
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
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
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
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畧書於傳可也其失
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
聞於十室乃敘其名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謀非關國
史其煩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
返流宕不歸垂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

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
之謂矣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
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於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
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鄉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
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之崇或八元才子因行
父而獲傳或五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
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
春秋禱机之記其所缺畧者多矣旣而汲冢所述方
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

鄉子注三卷

黃熊當作黃
能似熊

之缺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損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評曰班氏譏遷論大道六句始自叔皮具載彪傳非固語也但彪句字稍異耳班從後彈馬有之未聞馬從前彈班而云各自彈射殊所未解

北地傳玄字休奕選入著作撰集魏書晉武帝受禪加駙馬都尉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

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何吉卜請其殽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亾而殽在櫝而去之夏亾傳此器殷殷亾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殽流於庭不可除厲王

韋昭曰殽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

幸藉曰山桑

曰以張弓也

其宋名服矢

屨也

使婦人裸而譟之孫化爲玄龜以入王後宮後宮
 之童妾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
 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屨弧其服實亡周國於
 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
 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
 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於褒褒人有罪
 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
 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
 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

子

厲鬼也趙氏

之先祖也八

年晉侯殺趙

引趙括故怒

搏音博踊音

勇音晉邑

左成十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
 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
 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
 如曰不食新矣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
 社宮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
 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
 彊爲政必去曹無離曹禍及伯陽卽位好田弋之
 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

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爲
 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
 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宋景公伐之
 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
 歸而殺之曹遂絕祀

秦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

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

年祖龍死

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

使者問其故因忽不

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

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

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

張良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

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

然欲歐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

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

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出一編書曰

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

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

瀉池君水神

也江神以璧

遺瀉池之神

秦始皇之將

終也且秦水

德室故其君

將亡水神先

自相告也

圯橋也東楚

謂之圯音怡

後漢書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令各乘土船約能
 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
 為廩君○新蔡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酒滿數
 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
 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宋書劉邕穆之子也襲南康郡公嗜食瘡痂以為
 味似鯁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瘡痂落牀
 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荅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
 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

鯁魚切海
魚似蛤偏著
石屋者

劉邕向顧見嗽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
 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

沛郡朱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
 舅淮南蔣氏人才儔劣齡石使舅卧於聽事一頭
 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
 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慄為畏齡石終不敢
 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即死

著善灼瘤音
流肉起病流
聚而生腫也

漢書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非阪城祠之
 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鷄夜鳴以一牢祠

之號曰陳寶又臣瓚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
 葉君神會蘇林云寶如石似肝○正義曰晉太康
 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
 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媚常在地中食
 死人腦卽欲殺之拍捶其首媚亦語曰二童子名
 陳寶得雉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
 爲雉雌上陳倉非阪爲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
 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于南陽皆如其言

媚音渭捶之
累切以杖擊也

大野在魯
鉏野縣東北

大澤是也車
子微者鉏音
名鉏仕履

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
 之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
 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
 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
 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
 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
 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
 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

成子子產
謚

不徧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于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殺章古羊壯曰殺

良曰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孝弟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

僕不度於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昔舜舉八元八凱去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創史有尚書知遠疎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閣天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騫窮古今上下

禮
曹沫注三卷

經喜慶吉

楊僕注九卷

史岑前漢

官

數千載至如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
 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蓋各採而編之以爲
 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旣而孟
 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
 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畧
 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
 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
 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楊豫而陳壽國志王
 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斯亦網漏吞舟過爲

迂濶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
 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
 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
 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
 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
 幾原刪畧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將賊
 零陵乃宗通不移飲鳩而絕雖古之鉏麇義烈何以
 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
 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

宗通二字疑

宋書張暢傳

暢交禕從王

至洛還京都

武帝封藥酒

一覽什禕令

密加鳩毒禕

受命于道自

飲而卒宗通

二字疑于道

二字

四凶注十三

卷

江克石顯注

七卷

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
 麟以來四百餘年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
 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于尚書三叛見於春
 秋西漢之紀江克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
 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
 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
 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
 懲誠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抑又聞之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
 之有傳寬斬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
 之王愷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羣徒以
 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維益其累
 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列傳
 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
 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登所不該理無足咎至若愚
 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矣夫
 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
 其慎之哉

魏史王愷作
愷

竿音于筮大
者曰竿

評曰尚書春秋古文簡淨既經夫子刪修又經秦始焚燔今所傳者或非全書非故遺也漢書國志晉史所遺人物皆非巨公可以無責惟子長不為臯伊立傳而始伯夷幾原不為張禕立傳而遺鮑照謹毛失儀子玄責之當矣

史記中滴音決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

惡來有力晏子春秋曰手裂虎兕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

事殷紂周武王代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

北方皇再謚云作石擲於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

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

死遂葬於霍太山索隱曰言處父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蓋非實

譙周深所不信

史記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戎夷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

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懼用
內史廖計以女樂遺戎王間由余山余降秦

晉獻公滅虞虢虢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以傒為

秦繆公夫人勝傒亡秦走宛地里志南楚鄙人執

之繆公聞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

楚曰吾勝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

人遂許與之當是時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

與語國事號曰五羖大夫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

叔

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

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

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

稽行成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用以報吳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

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

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

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

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

嗟言是遠也
伊尹為有莘
媵臣不專指
為媵嫁之女

茹音如食菜
目如

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
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
讐其貨乎魯君卒左右請閉門相曰止池淵吾不
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
門哉

新序甯戚飯牛于車下擊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
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當舜禪短布單衣
纔至甞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
聞之命後車載之賜之衣冠授以卿位○說苑齊

草余切

桓公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

史記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乃
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
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
之以為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

薄昭薄太后弟也高帝七年為郎從軍十七年以
中大夫迎文帝於代以車騎將軍迎皇太后文帝
元年封軹侯十年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
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

引分謂引
刀自殺也

昭不肯使羣臣

輕音紙

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顏駟龐眉皓髮爲郎漢武輦過郎署問何其老也
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醜陛下好
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拜爲都尉

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延康中爲羽林左監以有
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
宿于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
城門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
則智矣鴛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爽旣罷兵曰

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
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

文士傳何楨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
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楨子
龕後將軍勅車騎將軍憚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
官自後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克憚之孫也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
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年少時
人比王荀子

荀子王
修小字

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支法

延康漢獻帝
改元

龕甚

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
 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
 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
 曰弟子向語何以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
 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簡文云玄度五言詩
 妙絕時人劉惔云清風明月恨無玄度詢與孫綽
 齊名並為一時文宗

列女後傳
 于昭姬

與平漢獻帝
 改元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
 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
 歸寧于家與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
 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
 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
 於祀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為瑯邪王以禕為
 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
 封藥酒一甕付禕密令煬帝禕既受命歎曰煬君
 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
 死子暢

鈕之彌印鈕
麈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鈕之彌賊之
鈕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
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
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
遂觸槐而死

南史鮑照字明遠唐宋人多作鮑昭避武曌諱曌
卽照字宋祁以鮑昭爲誤書非也

梁冀字伯車爲人鳶肩豺目洞精矐眄口吟舌言
裁能書計少爲貴戚逸遊自恣順帝拜爲大將軍

帝崩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聰慧知冀驕橫嘗
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
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卽日崩復立桓帝益封冀萬
三千戶延熹二年伏誅

臨洮董卓字仲穎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爲羌胡所畏靈帝拜卓爲并州牧帝崩大將軍何

進司隸較尉袁紹謀誅闔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
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至乃諷
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廢帝爲弘農王乃

曠音倘目無
暗脰音面斜
規貌

延熹漢桓帝
改元
方言曰鞬
謂之鞬左傳
云右屬鞬

暱音臨裂也
毗音柴

立陳留王是爲獻帝遷太尉虐刑濫罰睚眦必死
羣僚內外莫能自固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
誅卓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乃尸卓
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油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
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評曰宋虞丘進始隨謝玄破苻堅隨宋武破孫恩
繼隨劉藩斬徐道覆又破司馬休之其功足傳也
魏王憲爲王猛孫出守上谷清身率下繼刺并州
境內清肅其清足傳也惟陽陵侯傅寬信武侯斬
欵俱裨將功可以無傳然張晏謂褚先生補作非
遷本意許慈與胡潛更相謗讟尤不足傳然孫盛
謂蜀少人士故見載述則亦可以無責矣
傅寬以舍人起封陽陵景侯斬欵以中涓起封信
武肅侯皆高祖開國功許慈字仁薦南陽人蜀大
長秋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郟人宋望蔡縣子王憲
字顯則北海劇人魏北海公

史通註

史通註

卷八

三十三

字隱隕北或隕人駿北或公
其炳真立幾字籍之東或隕人宋望蔡釋于王憲
為蕭劉晉高顯開國也籍茲字二蓋南越人舉大
幹實以舍入或桂則刻景對薄燦以中散或桂計
附置少人士姑其輝並隕亦可以無責矣
豈本意藉茲與附截更卧籍講式不致幹烈將益
煥則釋釋也所以無幹烈然其附附式也

史通註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陳繼儒仲醇訂註

內篇

覈才

序傳

煩省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
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

豈傳豈徒爾
方登原安
方登原安
翔三序疑誤

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
孝標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
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按伯喈於方翔上書謂宜廣
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
必欲申以綺撫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
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
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
標持論析理誠爲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爲煩碎山栖
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

穆在齊有志梁史及還江左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
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
量力不爲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迤
邐不遇其銳情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
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者乎昔尼
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
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
不開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
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

張衡字平子

此謂班固虎
約

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爲式也羅含謝容宛爲訶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温子昇尤喜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垂濫踏駁一至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

沮誦注十一

卷

靈均注本卷

序傳

此與行時篇

同意子玄自

謂也

之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爲能事當時莫之敢侮假令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醕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昔傳玄有觀孟堅漢書實命代竒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于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于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

傳玄晉人不

宜與陳宗尹

敏同時疑是

傳毅毅曾爲

蘭臺志史與

班固共撰

書

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所歎豈獨今哉
評曰孝標書淫孝穆巧密光伯淺俗原非史才似
矣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若使續成後史當不
在蔚宗下其所作靈紀十志及補傳四十二篇因
李傕之亂湮沒不存而子玄乃以不練達彼之豈
以廣天文志爲附贅耶則人形志又贅之贅者子
玄不自知也

陳留蔡邕字伯喈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詵等撰補
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
所著十志董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及卓被誅邕
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
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
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誅有罪而反相傷
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治罪邕遂死獄
平原劉峻字孝標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
人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閣免
官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竟不見
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嘗爲自序比馮敬通卒

馮衍字敬通

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東海徐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

魏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復通使于齊陵累求

復命終拘留不遣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為

梁嗣乃遣陵隨還陳武帝以為尚書左丞紹泰二

年又使齊還天嘉四年為五兵尚書領大著作

河間劉炫字光伯隋初與王劭同修國史除殿內

將軍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

學博士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凍餒而死著春秋

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論語孝經春秋尚書

毛詩述議共一百一十五卷

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

建初中為公車令

馬巖字威卿援兄子也通春秋左氏顯宗時與校

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拜侍御史中丞

南陽尹敏字幼季官諫議大夫

南陽劉珍字秋孫官衛尉著詠頌連珠凡七篇又

撰釋名

太清梁武帝
改元紹泰梁
景帝方智改
元

建初漢章帝
改元

南陽朱穆字公叔拜尚書卒蔡邕與門人共述其
體行謚爲文忠先生有集二卷

涿人盧植字子幹官尚書有集二卷

楊彪字文先震子漢司徒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按屈原離騷經其首章
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
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爲傳然其自叙
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

三國屈原文
園相如

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倣文園之近作
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楊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
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
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濶道路綿
長故其自叙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爲太史雖上下
驅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叙西京二百年
事耳其自叙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
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聞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
叙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譜猶或

相如無行王
莫不孝起之
九原亡以置
對

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叙之為義也苟能隱已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及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克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荅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叙而言家世甲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耻按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吳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

淳維注四卷
李陵注十七

卷

楊祖伯僑
祖能釋

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
 古人倫喜稱閎閎其葦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駢角挺
 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
 鐸竝為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
 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烟之序有異斯皆不
 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
 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胄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
 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
 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為叙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
 何傷乎

評曰自序亦難矣不叙祖宗天下無無本之家遠
 徵氏族安知無妄承之誚直序家事相如王克貽
 笑誇尚為宗丕玄梅洪蒙譏予意一準屈揚序受
 氏之始隱祖父之惡不揚已才不形人短如斯而
 已若謂史有限年自叙依史則失之拘祖無二本
 先後異序則失之淆予無取焉
 歸雲集屈九勿區勿二切姓源云楚武王子瑕食
 采於屈所謂莫敖屈瑕是也後因氏屈原其胤也

屈原字平楚詞云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蓋以正則釋原義靈均釋平義敷演辭章爾都穆聽雨紀談云正則靈均蓋原之小名小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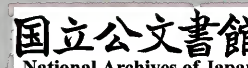
姓匯陸終娶鬼方氏生子六人曰樊曰惠蓮曰錢曰求言曰晏安曰季連晏安封於曹為曹氏而邾婁騶繹倪莒小邾根牟皆曹姓也武王封曹挾於邾是為邾婁今魯國鄒縣是也魯隱公之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其後數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為子

三國魏志注晏安作曰安曹挾作曹挾誤

宋忠曰曹在濟陽定陶縣

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

姓匯昌意季子惇遷於北土後統党項為拓跋氏拓跋通考作托跋是黃帝之苗胤北俗謂土為托后為跋以黃帝土德而言也宋齊二史則以為李陵之後魏書則以為后稷始均之後其說俱非然党項之種自有拓跋氏是為鮮卑與此不同而唐表即以惇之後為鮮卑君故通典以為東胡之別是殆以拓跋為帝嚳厭越之後矣亦非



煩省第三十二

昔荀卿有云錄遠略近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為患者久矣及于令昇寶字令昇晉人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

世偉

輔字世偉

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

言固叙一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

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遠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各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事不詳年

淺近者撰錄多備

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書國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

僦下遺亦
久矣

書國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國數加倍此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儒者著書已見之矣

左

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及漢時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朝廷輶軒之使日馳於郡國作者居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譜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

周一本作尤

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周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安蜀中巴梁語詳於一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褊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者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

介葛注七卷
詭華注六卷

有窮少康與
新莽光武儀
錯與文會事
正相類

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
 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
 省邪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
 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
 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
 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
 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犧止畫八卦文
 王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
 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
 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
 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勾踐霸世
 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
 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
 彼今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一槩
 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
 者苟嗤沈約休文梁人著宋書蕭衍字子顯著齊書蕭孫盛字安國晉人著晉書習鑿齒字彥威亦著晉書之所編語煩於班馬不
 亦繆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

史通評 卷九
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
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評曰史煩省之際難言也前史簡非略也世代既
遠文獻亡徵而復遭秦之阬燔卓之帷蓋柰何不
略近史詳非煩也耳目易逮諮訪易獲而又無阬
燔帷蓋之灾柰何不煩至於煩簡適宜肥瘠兼勻
則又存乎史臣焉春秋在左則詳在公穀則略史
記在子長則簡褚生補之則贅西漢書遇班則美
東漢書不得班則麗是豈可易言哉

左昭四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

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

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

上僂深目而猥音加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

皆召其徒無之且日志之及宣伯穆子之兄奔齊饋之

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

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旣立所宿

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姓謂子也對曰余子長矣

能奉雉以從我乎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之名

國氏齊正卿
姜姓上僂肩
偃僕力主反
猥象豬

號之曰牛日唯皆見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曰豎
牛卒爲亂

宣十有二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

于邲鄭地晉師敗績傳楚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

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棊之脫扁少進馬還

又棊之振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

也

通鑑漢武帝微行嘗夜至栢谷投逆旅宿就逆旅

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爲姦

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

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

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爲食

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爲羽林

郎

高帝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

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馬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

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

棊教也其器

反偏軍上兵

闌也古煖反

旆大旗也後

旆投衡上使

不旣風

水經注河水

出弘農縣西

石隄山北逕

栢谷亭卽

帝微行處

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
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
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
焉

宜陽楊僕以千夫爲吏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
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上
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後
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還免爲庶
人病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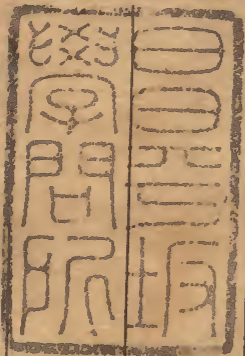
猶音毗猶屬
貅音休貅音
誅猶獲似狸

濮音卜鄆
鄭地漢屬潁
川郡鄆說
反

評曰史記黃帝教熊羆貔貅獬虎以與炎帝戰於
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
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
禽殺蚩尤延按史蚩尤黃帝未嘗戰於阪泉阪泉
當作涿鹿春秋僖二十八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
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成十六晉侯及楚子鄭
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擬晉黃帝擬楚蚩尤
亦殊不類若夫差勾踐吳越世讐桓玄篡晉劉裕
復晉方之吳越又更不類

評曰考戰國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
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是伐蜀之謀專屬之錯
矣考華陽國志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
惠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往也
考一統志成都有太城張儀所築則華陽國志爲
是子玄儀錯開蜀之說出於常璩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魏太尉鍾會字士季潁川人
魏司徒魏遣艾會伐蜀克之會讒艾被徵會反爲
亂軍所殺艾亦被誅

吳本苟啗沈蕭之所記事倍於孫習華謝之所編
語煩於班馬與前文微異



史通註

終

史通註

卷七

秦惠王前

如伐得是代蜀之謀專屬之

國志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

惠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往也

考一統志成都有太城張儀所築則華陽國志為

是子玄儀錯開蜀之說出於常據

鄭文字士載蔣陽人魏大尉鍾會字士季潁川人

詰飲飲班惡與前文辯異之會說文被徵會反為

吳本苗如武備之視詰事晉於終晉華陽之視

